

『海邦剩馥』积岁藏怀

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侨批文化的价值

□ 李宜航

今年“五一”黄金档，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社交网络，引发持续热度。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汕头侨批文物馆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该影片以侨批为核心线索，用小而美、纯而真的温情叙事串联起中泰两地、横跨半个世纪的情画卷，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海外侨胞的乡愁坚守与家国大义融为一体，让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赞誉的“海邦剩馥”——侨批文化，以鲜活的影像形式走近大众、直抵人心。

作为一名在广东工作、生活了30年的理论工作者，我曾研读过不少关于侨批的学术著作。但这次观看《给阿嬷的情书》，还是被侨批中那份跨越山海的真情、历久弥新的长情、绵延醇厚的温情深深打动。光影缱绻中，我不仅读懂了侨批承载的历史温度与精神力量，更深刻地体悟到在新时代推进侨批文化活化传承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侨批，作为海外华侨家书与汇款合而为一的特殊文化载体，是近代以来粤闽侨乡独有的历史印记，凝聚着中国人重情重义的精神品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正是源于千千万万下南洋侨胞的真实经历：20世纪40年代末，潮汕青年郑木生为避战乱、谋生计，告别妻子叶淑柔远赴东南亚打拼，一纸侨批成为维系两地情感的唯一纽带。郑木生不幸客死异



乡后，曾受他救助的谢南枝信守承诺，数十年以其名义书写家书、寄送家用，用一生为其守护对故土亲人的念想。影片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华丽炫目的特效，却凭借最质朴的人生况味、最纯粹的世间情义，让观众潸然泪下。这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侨批本身——它从来不是冰冷的文獻，而是承载思念、坚守诚信、镌刻家国的活态遗产，是刻在华侨血脉里的精神印记。这部影片，正是用精准触达的共同情感体验，以个体叙事承载集体记忆，让观众在他人的故事里，照见自身的精神来处与民族的文化根脉。

侨批之重光，在于它以片纸之轻，载山河之重。近代以来，无数岭南儿女“割慈忍爱，离邦去里”，踏上了艰辛的下南洋之路。他们在异国他乡栉风沐雨、艰难谋生，历经磨难仍坚韧不屈，身处逆境却始终心怀美好。他们坚信“人有手和口”，凭借双手打拼，日子一定能越来越好。他们把生活的苦涩藏在心底，始终向家人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他们不畏艰难、敢闯敢干，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用笔勉力行改写命运，以澄怀守素赢得希望。相关统计显示，截至新中国成立前，潮汕地区民众靠海外侨胞寄回的批款为生者占到总人口的40%—50%，有些乡村甚至占到70%—80%。电影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串联起个人悲欢、家庭冷暖。正是这些平凡的坚守与付出，让侨批成为记录时代变迁、承载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深知：一笔一纸，道不尽无边乡愁；跨越山海，隔不断民族血脉。无数个体叙事如涓滴入海，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迁徙史与奋斗史的壮阔长河——这恰是侨批的集体叙事之美。影片中，叶淑柔赠予谢南枝的一枚橄榄，更是将“先苦后甘”的人生哲理，演绎得回味无穷。这既是海外侨胞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儿女历经千难万险、始终自强不息的生动诠释。

侨批之流布，在于它以千家之藏，汇根脉之深。影片中，身处异国的侨胞即便生活艰辛，依然坚守中华文化根脉：孩童诵读唐诗宋词的琅琅书声，不识汉字的谢南枝用心学习中

文、书写家书，言简意赅、情真意切的侨批文字，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与生命力，呈现出中华文化之美。远隔山海，割不断的是文化认同；历经岁月，抹不去的是民族印记。经由这一具象化呈现，侨批不仅是情感的载体，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蕴含着仁爱孝悌、重信重义、坚韧拼搏、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透射出民族温良之美。从郑木生舍身救人的义勇担当，到谢南枝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从侨乡邻里守望相助的温良善意，到一代代侨胞胼手胝足的执着坚韧……这些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品格，无疑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厚植文化优势。

侨批之精髓，在于它以尺素之薄，铸家国之魂。影片结尾，海外侨胞通过侨批支援抗战、支援抗美援朝的历史画面，让侨批的内涵从家庭牵挂、个人情义，升华为厚重的家国大义，彰显出质朴刚健之美。回望历史，无论是烽火岁月里捐资捐物、支援民族救亡，还是和平年代里投身家乡建设、助力祖国发展，广大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休戚与共、同向而行。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更沉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因。有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是侨胞投资兴业的热土，在粤创业发展的侨资企业一度占到了全省外资企业的一半以上。这份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必定会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强大精神纽带，也必然能够成为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侨批之致远，在于它以海邦之馥，扬时代之帆。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更需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给阿嬷的情书》用光影讲活了侨批故事，让沉寂的历史遗产焕发新生。这也启示我们：传承侨批文化，既要坚守历史本真、深挖精神内核，更要创新传播方式，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华侨的家国情怀、诚信品格、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也是文化活化的重要载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一定意义上讲为侨批文化的活化传承与时代传播提供了生动范例。

侨批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其活化传承绝非对历史文献的简单封存与陈列，而是要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让侨批文化走出档案馆、走进大众生活、融入时代发展大潮。近年来，广东省社科联立足侨乡资源优势，联合暨南大学共建侨批文化研究基地，创办《侨批文化研究》学术集刊，推动出版《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立足新起点，我们将携手省内外乃至海内外同仁，持续深化侨批文化研究保护，充分挖掘侨批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活化传承路径，用心用情讲好侨批故事、华侨故事、中国故事，让“海邦剩馥”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人民艺术家的艺术人生

——走进齐白石故居

□ 卢嘉琦



引人注目。齐白石当年接待客人的时候，就会让大家坐在这里。定居北京后，齐白石与陈师曾、徐悲鸿、老舍等文艺大家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谈文论画、交流心得。陈师曾是他艺术路上的知己，极力支持他变法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徐悲鸿欣赏他的画作与为人，十分推崇他的艺术，曾“三顾茅庐”请齐白石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授课；老舍常与他诗文唱和，创作出如《蛙声十里出山泉》等一系列富有诗情画意的经典作品，被世人传为佳话。

读书，是一场修行

□ 赵安华

读书，是一场安静且漫长的修行。修行修的是心，读书养的是性。翻开书页，与古今智者对话，和世间百态相逢。不用远行，便能览山河万里、阅岁月千秋；不必历经世事，就能懂人情冷暖、明是非取舍。读书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功利索取，而是日复一日地自我沉淀。

一路走来，阅读成了我的最大爱好，也是我重要的生活方式，如果把人生作为一场修行，阅读则是最好的载体。说起我对阅读的兴趣，我得感谢一位老师，著名杂文家楠客，他本名叫杨传春，当年我在军队院校新闻专业学习，被安排到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实习，有幸跟杨老师学习，要知道杨老师当年的名气之大，是我们这些小学辈望尘莫及的，他能带我，并手把手地教我，是我这一生的幸运之事。得知杨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当时真是兴奋得不知所措。那天，工作人员把我领到杨老师的办公室，他正埋在书堆里看报纸大样，他的办公室里除了过道，都堆满了各种书籍，包括办公桌上也摆放得全是书，只有一个他能坐下的空间，我找了一个能站下的地方，在那里默默等着他忙完手里的活儿，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深度眼镜，开口便问我：“小伙子，你读过多少本书？”他又强调：“我说的是除了学校的课本之外的书！”他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虽然我是一个喜欢课外阅读的人，但真正从头至尾阅读的书，算起来还真没有几本，我的脸一下子涨红起来，杨老师见我尴尬，似乎看出了端倪，认真地跟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计划读一百本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内容要广泛，读完一百本后我俩再对话！”

正是杨老师的硬性要求，我强迫自己没日没夜、如饥似渴地读书，给自己恶补。从此，我便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要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首先是要爱书。买书读书藏书成了我的最大喜好，不管是因公出差，还是个人出行，走到哪里，只要有空我一定会去逛书店，尤其是对各地的人文风情书籍特别感兴趣，常常是买上一堆带不了，直接打包寄回家，一些地方的特色书院也是所经必去的。这些年，我的工资和稿酬不少都用于买新书了。买来了书能读才能使书发挥作用。有些人是先买书不读书，借口工作忙，存点好书闲眼读，可总是迁就自己，找不到闲时候，使读书始终摆不上自己的日程，自然架子上的书就会落了灰。因此读书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不能做到这两点，就会体会不到阅读的快乐，也不可能做到持之以恒。所谓“挤”，犹如鲁迅先生所云，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参加工作的人，整日忙忙碌碌，很难有整块时间去读书，如果不去挤，就容易今日等明日，明日的事何其多，只有多做“减法”，推掉应酬，才能静下心来，把时间交给书本。所谓“钻”，就是要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只有这样才



就的最高认可，也是对他高尚人格的充分肯定。

走出东屋又回到院子里，刚好看到一位外国游客在和齐白石的塑像合影，他手里还拿着齐白石旧居纪念馆的文创——以齐白石写意画作《如此千里》为原型的“马彪彪”。作为人民艺术家，齐白石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海外也备受推崇和敬重。在国际上一提到东方画家，大家第一个就能想到齐白石。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的作品在日本受到追捧；30年代，其声名远播欧洲；50年代，其画作常常作为国礼赠予各国首脑。1956年，齐白石还获得了“国际和平奖”，当时96岁高龄的他出席了仪式，由郁风代他宣读了获奖感言：“正因为我爱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的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所追求的就是和平。”齐白石以和平为主题的作品，在1952年前后集中出现。他早年不画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拥护世界和平创作了各种姿态的鸽子，还创作了巨幅的《百花与和平鸽》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可以说，齐白石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艺术名片。

离开齐白石故居时，心中满是感动。这座安静的小院，不仅留存着齐白石的生活痕迹，更承载着他的艺术精神与高尚品格。从漂泊乡间的木匠，到享誉中外的绘画大师；从坚守气节的爱国文人，到深受人民爱戴的艺术家，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齐白石都执着追求艺术、坚守本心。这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不仅是隽永的艺术作品，更是值得我们传承的精神力量。



在北京市东城区雨儿胡同13号，有一座清幽的四合院，这里就是国画艺术大师齐白石晚年的居所。暮春时节，院内花木舒展、落英缤纷，引得中外游人循着墨香而来，探寻齐白石的艺术家人生。

这座院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当时是清太宗皇太极第四子叶布舒的府邸。新中国成立前，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在此居住，时称“董氏园”。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文化部于1955年出资将院落修葺，供齐白石在这里安居、创作，让他度过了一段安逸的晚年时光。2011年，北京画院开启齐白石旧居修缮工作，将其命名为“齐白石旧居纪念馆”，于2012年正式对外开放。

走进院内，迎面可见一尊齐白石的半身塑像，面容慈祥、目光平和，塑像旁摆着很多绿植，别有一番生趣。穿过小院，便来到正院，正中是另一座齐白石的全身塑像，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栽种着海棠、玉兰、月季，郁郁葱葱，据说海棠和月季都是齐白石亲手所植。可以想象，齐白石当年在闲暇时，就会在院子里静坐观景、找寻作画的灵感。但当游人们站在这方安静的院落里，其实很难将这份沉静与齐白石曾经颠沛流离、辗转漂泊的生活联系起来。

齐白石，原名纯芝，186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的农家。出身贫苦的他，年少时为求生计，拜师学习木工，靠着一双巧手，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雕花木匠。1889年，他正式拜胡沁园与陈少蕃为师学习书画诗文。老师为其取名“璜”，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自此，齐白石勤习诗书画印，逐渐成长为一位有名的地方画师。中年为开阔眼界，他开启了“五出五归”近10年的远游历程，走遍大江南北，先后游历陕西、河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饱览山川风物。一路的漂泊见闻，都化作了他笔下的笔墨意境，也让他从民间匠人，慢慢成长为国画大家。

穿过静谧的小院，走进齐白石居住过的屋子，也就是现在的北屋，可以看到屋内的陈设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左边边是一张古朴的木质画案，案上整齐摆放着笔墨纸砚，笔架